

《驭龙战神》是《龙骑士》系列小说的第一部，给人一种“好莱坞大片”的感觉。阴差阳错之下，英国海军上校劳伦斯成为一条中国王龙泰米艾尔的骑士，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历经排斥、适应、相惜，最终在战争中成为守护英国的战神。本书讲的不仅仅是一个英雄的故事，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爱与责任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表达和希望读者追求的。

本书的翻译对于译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作者活跃的想象力令译者折服的同时，也让译者担心不能将作者想象中的那个魔幻世界完美地展示给读者。译者只能尽其所能为读者还原作品的风貌，因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和缺陷，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予以谅解。

译者

因此，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不向手下人透露，到目前为止，大家还不知道“友谊号”所遭遇的一系列灾难。当人群再次归于平静时，劳伦斯只是简单地说：“非常不幸，我们俘获的那艘船大约一个月前遇上了风暴，它肯定曾经着陆休整过，推迟了航行。由于这次推迟，龙蛋当前面临的情况很紧急。”听到这话，大部分人都疑惑不解，关注之情溢于言表。最后他说：“一句话，先生们，这枚龙蛋快孵化了。”

这时，又传来一阵低语声，是失望的声音，甚至还伴随着一阵叹息声。要是在平时，他肯定会严厉地训斥这些冒犯者，但这次，他没有这么做。不久，他们还会有更多的理由叹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降低了对于这个奖赏的热情——从一枚未孵化的龙蛋到未驯服的小龙，他们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在他们眼中，这个奖赏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

“可能你们还不全知道，”劳伦斯威严地看了看小声议论的人群，大家安静了下来，他接着说，“现在英国空军面临严峻的局势，当然，我们的空军还是比较好的，发展速度远超过其他国家，但法国的远系繁殖却远远好于我们，达到了50%的比例，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军团有着更为广泛的血统。一条正常装备的龙，哪怕是一条普通的‘黄色收割机’龙，或一条3吨的‘温彻斯特’龙，都至少相当于100支一流的枪。从这枚蛋的大小和颜色来看，波立特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品种，很有可能是一条稀有的巨龙。”

“噢！”少尉候补军官卡弗发出了颤抖的惊叫声，他已经明白了劳伦斯的意思。大家纷纷转身看他，他立刻满脸通红，紧紧地闭上了嘴巴。

劳伦斯并没有在意他打断了自己的话，即使不说，瑞雷也注意到卡弗有一周没有喝烈酒了。“我们至少要尽全力驾驭这条龙，”他说，“我相信，先生们，这里没有人不准备为英国恪守自己的职责。空军可能不是我们所愿意投身的那种生活类型，但是海军也绝不是闲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理解这项艰巨的任务。”

“先生，”范肖上尉说，“你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将——”他是伯爵的儿子，一个出身高贵的年轻人。

这个对“所有人”的强调很明显是一个自私的提醒，劳伦斯的脸色成了绛紫色，他咬牙切齿地说：“确实，范肖先生，如果我们这里有任何人是懦夫而不去努力尝试的话，我们所有人将会——如果那样的话，当我们在马德拉岛被投进监狱时，先生可以自己向军事法庭解释了。”他愤怒地扫视了一下房间里的人，没有人敢和他对视，也没有人敢提出抗议。

明白了大家的情绪，也明白了只能自己来承担这件事情，劳伦斯越发愤怒了。当然，不愿意牺牲生命的人不会轻易接受突然成为龙骑士这个事实，他也不愿意要求军官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毕竟，这意味着所有平常的生活都要结束了。空军生活不像海军生活，航海时，无论喜欢与否，你至少可以驾驶着船只返回海军或靠到岸边。

即使在和平年代，龙也不能被放在船坞里，也不允许随意走动，要想阻止一条20吨重的成年龙随心所欲行事，至少需要一位龙骑士和一群助手全力以赴才行。龙对龙骑士非常挑剔，不能通过武力来管理龙，有的龙，甚至新生出的龙，有时根本不接受管理。第一次喂食后，如果不配上龙鞍的话，它将不接受任何人的控制。未驯服的龙只能在专门的饲养区活动，需要人们定期为它

们提供食物、配偶和舒适的避身之处。但是在饲养区外，龙根本无法控制，它不会和人类商量行事。

因此，如果一条龙孵化后，让你给它套上龙鞍，这就意味着从此之后，你就和这只动物捆在了一起，要对它负责。一名龙骑士不能轻易地拥有任何类型的财产，不能养家糊口，不能进入任何真实的外围社会。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超脱于法律之外，因为只要他没有失去对龙的控制，就不能受到任何惩罚。在和平年代，他们生活在荒芜、残暴的狭小空间中，一般都在全英国最为遥远和荒凉的地方。在那里，龙能够获得一些自由。尽管由于勇敢无畏和恪守职责，空军团的人得到了荣誉和尊重，但进入这个行列对于任何在体面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绅士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这些船员一般都出身高贵，7岁时，他们的绅士父亲们就把孩子送来，培养这种生活方式。因此，让自己手下的军官之外的任何人驾驭龙的话，对于军团来说都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如果要求一个人来冒险的话，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参与其中。本来如果范肖不以这种不合适的方式说出这种话，劳伦斯可以不让卡弗加入进来，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有严重的高空反应，这是成为龙骑士最严重的生理障碍。但是在这种气氛下，这种同情只会被看做是偏爱，这在军团中是很忌讳的事情。

尽管心中的愤怒仍然在翻滚，但他深吸了一口气，又说了起来：“我们都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因此分配职责唯一公平的方式就是抽签。当然，那些有家庭的先生们可以不参加抽签，波立特先生，”他对医生说，医生的家在德比郡，有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希望你来负责抽签事宜。先生们，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

“卡弗先生，准备吧。”他说。

卡弗脸色苍白，颤抖着伸出双手，走向这个小动物。“好龙儿，”他说，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点问题，“漂亮的龙儿。”

小龙根本没有注意他，一直在全神贯注地检查自己，一丝不苟地啄掉粘在身上的蛋壳碎片。尽管它只有一条大狗大小，但每个爪子上都有5个尖尖的趾，足有1英寸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弗停下了伸向小龙的双臂，默默地站在那里，忧虑地看着它，龙始终没有注意他。他焦急地向劳伦斯和波立特先生张望，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

“可能他应该再给它说一下。”波立特先生不太确定地说。

“再说一下，卡弗先生。”劳伦斯说道。

男孩点了点头，再转过头时，却发现小龙从垫子上爬了下来，越过他跳到了甲板上。卡弗伸着的手来回转着，表情吃惊，看上去非常滑稽；那些由于看到孵化过程而兴奋不已的其他军官本来已经慢慢靠拢过来，此时也都惊恐地向后退去。

“坚守你的岗位，”劳伦斯突然说，“瑞雷先生，照看好货舱。”瑞雷点了点头，堵在了货舱入口处的通道上，阻止小龙下去。

但是小龙并没有往下走，而是开始在甲板上搜寻着，边走边伸出又长又窄的分叉的舌头，轻轻地接触着周围碰到的东西，充满好奇和智慧地看着它们。尽管卡弗不断努力地去吸引它的关注，但小龙仍然对他不理不睬，对其他的军官也丝毫不感兴趣。有时它会后腿蹬地跃起，靠近一点凝视周围的面孔，但它做的更多的只是好奇地检查滑轮或者悬挂的沙漏。

劳伦斯的心沉了下去，当然，如果小龙对一名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海军军官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的话，没有人能够责备他，但

字：“泰米艾尔，你愿意让我给你戴上这个吗？你马上就可以到甲板上吃东西了。”

泰米艾尔检查了一下劳伦斯伸向他的龙鞍，伸出平滑的舌头舔了舔。“很好。”说完，他满怀期待地站在那里。劳伦斯根本没有想马上就要开始的任务，跪在地上，摸索着皮带和带扣，尽量避开小龙的翅膀，小心地把龙鞍套在了他光滑、温暖的躯体上。

最宽的带子绕过龙的躯体中间，就在前腿后面，扣子系在腹部。两条厚带子交叉缝在一起，穿过龙的躯体两侧和胸部大块肌肉，然后返回到后腿后面和尾巴下面。皮带上穿了许多小一点的环，绕过腿和脖子根、尾巴根扣了起来，以保证龙鞍在合适的位置上。几根更窄更细的带子穿过背部系在了一起。

安装这个复杂的装备需要十分小心，劳伦斯非常高兴，因为做这项工作，他暂时忘记了个人的痛苦。他注意到龙的鳞摸起来相当光滑，便担心铁边可能会擦伤它的皮肤。“亚伯森先生，给我再拿一点帆布来吧，我把这些带扣包起来。”他转头对亚伯森说。

龙鞍总算装好了，在光滑的黑色身体的对比下，龙鞍和用白布包起来的带扣显得十分难看。不过泰米艾尔并没有抱怨，也不在意身上的大链子，他伸长脖子急匆匆地冲向了旁边的盆，里面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红肉，这是劳伦斯命令手下人刚杀的一只山羊。

泰米艾尔吃东西时邈邈遑遑，他把大块肉撕下来，然后整块吞下去，甲板上到处都是血迹和肉块，他好像特别喜欢吃肠子。劳伦斯远远地站着，避开溅出的血迹，神情恍惚地观察了一会儿，突然被瑞雷先生拉回到现实中。“先生，我可以把军官们解散了吗？”瑞雷问。

量慢点飞。”他喊道。然后他一只手抓住皮带，沿着龙鞍，缓慢小心地把身体一点点向下移动。这是一个惊险的过程，不过等他到了下面，事情看上去容易多了，泰米艾尔的身体为他遮挡住了风雨。他拉住绕在泰米艾尔身体中间的宽皮带，把腿勾进皮带和泰米艾尔的腹部中间，让双手解脱出来，然后拍打了一下龙的身体。

泰米艾尔像一只俯冲的鹰一样，迅速下落。劳伦斯在下面摇晃着，在接触到戈登浸透的衣服和身体前，他的手指划出了几码的水纹。他盲目地凭感觉在水中抓着，戈登顺势抓住了他的手。泰米艾尔向上飞了起来，翅膀激烈地拍打着，不过谢天谢地，他们现在顺风飞行，而不是迎风搏击。戈登的重量全部到了劳伦斯的胳膊上、肩膀上、大腿上，他身上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小腿也被皮带紧紧勒住，几乎没有感觉了，全部血液都直接冲上大脑，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当泰米艾尔像箭一样往船上飞时，他们像钟摆一样在空中沉重地摇晃着，周围发出一片惊呼声。

他们狼狈地降到了甲板上，船身剧烈地摇晃了一下。泰米艾尔后腿颤抖着站在那里，同时使劲收起在风中张开的翅膀，两个人仍然缠在他腹部的皮带上，不停地向后拖他，他竭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戈登松开手，放开了劳伦斯，痛苦地在地上爬着；泰米艾尔看上去随时都会在他身边倒下；劳伦斯僵硬的腿还挂在皮带里，已经麻木了；韦尔斯突然拿着一把闪闪的刀子，把皮带割断了。

他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到了甲板上，腿上血流如注，泰米艾尔也砰地一声跌在他的身边，整个甲板震颤了一下。劳伦斯四脚朝天躺在地上，气喘吁吁，根本不管正浇在脸上的雨，他的肌肉已

杯庆祝后，年轻的少尉候补军官们都喝得有点失态了。劳伦斯总算可以轻松交谈了，他的桌子总是军官们欢呼雀跃的地方。由于军衔的障碍已经清除，他和瑞雷之间真正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

因此，这次联欢会又加上了另一种情绪，在狼吞虎咽吃完布丁后，卡弗发现自己放松多了，敢和劳伦斯直接说话了，便试探性地问道：“先生，斗胆问一下，龙真的能喷火吗？”

此时，劳伦斯正在往几个雷司令杯子里装上满满的葡萄干布丁，听到这个问题，便放下杯子，回答道：“这要看什么品种的龙，卡弗先生，不过我想只有极少的龙有这种能力，我曾经亲眼看过一次，那是在尼罗河战斗中的一条土耳其龙，看到它喷火时，我得庆幸，多亏土耳其和我们是盟军。”

其他军官都浑身发抖，不住地点头，在甲板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无法控制的火更致命。“当时我在‘歌利亚号’上，”劳伦斯继续说，“当‘东方号’像火把一样起火时，我们相距不到半英里，龙毁坏了他们甲板上的枪，从高空清除掉了所有的狙击手，因此我们能够自由地用机枪扫射。”他陷入了沉默，想起了当时的情形：帆着火了，羽毛状的黑烟在船后飘着，这个巨大的浑身是桔色和黑色的动物俯冲下来，嘴巴里吐出熊熊烈火，翅膀扇动着火焰，发出可怕的咆哮声，最终被巨大的爆炸声压了过去，从那以后将近一天的时间，所有的声音都在减弱。还是孩子时，他曾经去过罗马，在梵蒂冈，看过一幅米开朗基罗的画《地狱》，龙用火烧烤着该死的灵魂，和这个情景非常相似。

那些没有到过现场的人都在想象着当时的情形。波立特先生清了清嗓子，说道：“我觉得喷毒药或酸水的龙更为普遍，就其本

身来说，这并不是可怕的武器。”

“是的，长官，”韦尔斯说，“我曾经看到过一条龙，不到一分钟就把一整根主桅吞了下去，不过这总比向弹药库喷火，让你脚下的船变成碎片要好得多。”

“泰米艾尔能喷火吗？”正瞪着圆眼睛听故事的巴特西问道。劳伦斯呆了呆，他几乎忘记了，现在他坐在瑞雷的右手边，只是被邀请到器械库吃晚餐，在他以前的船舱里，在他以前的船中，他只是一个客人而已。

幸运的是，波立特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劳伦斯借此机会整理了自己混乱的情绪。“我的书里没有讲他这个品种，我们只能到岸上进行鉴别之后才能知道答案。即使他能喷火，也要等他成年才能展现出这种能力，这至少要等几个月的时间。”

“感谢上帝。”瑞雷向围坐在周围的人笑着说，劳伦斯也勉强笑了笑，和其他人共同举杯，向泰米艾尔致敬。

之后，劳伦斯向船舱的人道别，脚步不稳地走向船尾，泰米艾尔孤独而绚丽的身影躺在那里，当他不断长大时，水手们几乎不到这里来了。劳伦斯走近时，他睁开闪光的大眼睛，抬起翅膀做了邀请的姿势。看到这个姿势，劳伦斯有点吃惊，拿起一个草垫放到龙身边，坐在上面，背靠着他的身体，泰米艾尔把翅膀放下来，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温层。

“你认为我能喷火或者喷毒药吗？”泰米艾尔问道，“我不确定怎么做，我试了，但只能喷出空气来。”

“你听到我们说的话了吗？”劳伦斯惊讶地问。船尾的窗户开着，在甲板上可能会听得很清楚，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泰米艾尔听到了。

“是的，”泰米艾尔说，“关于战争的那部分挺有意思，你曾经参加过很多战争吗？”

“噢，我想是的，”劳伦斯回答道，“并不比其他人多。”这不完全是事实，他参加过多次行动，在战斗中表现神勇，因此，他可以在一个相对年轻的年龄，就被提拔为上校。“这也是我们如何找到你的，当时你还在蛋壳里。我们把你作为战利品从那艘船上带到了这艘船上。”他指着远处的“友谊号”补充道。此时，“友谊号”左舷上的船尾灯仍在亮着，依稀可见。

泰米艾尔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你在战斗中得到了我？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听到这个消息，他似乎很高兴，“我们过几天会参加一场战争吗？我想看看，虽然现在还不能喷火，但我相信我能帮上忙。”

对于他的热情，劳伦斯笑了，龙有着巨大的战争激情，这一点众所周知，也正是这种激情使他们在战争中显得极为可贵。“我们进入港口之前可能没有什么机会，不过我敢说将来我们会参加很多战争，英国没有太多龙，一旦你长大了，肯定有大量的战争需要你。”他说。

他抬头看了看泰米艾尔，泰米艾尔正扬着脑袋，凝视着大海。从喂养他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后，现在劳伦斯可以全心全意地思考身后的这个动物的力量了。泰米艾尔已经比某些其他品种的成年龙还要大了，从他不太专业的判断来看，他生长的速度也很惊人。不论喷不喷火，他对于空军团和英国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他倒没有考虑自己的自豪感，至少他不用担心泰米艾尔会害怕战争。如果面前有困难任务的话，他几乎找不到一个比泰米艾尔更可敬的合作伙伴了。

03_王 龙

由于大风加快了船的速度，“自立号”比劳伦斯原本估计的早一天到达了丰沙尔，陆地一进入视野，泰米艾尔就坐在船尾，渴望地等待着登陆时刻的到来。他的出现在陆地上引起了轰动，因为在驶入港口的小巡航舰上，很少能够见到龙的影子。当他们进港时，尽管人们根本无法靠近船只，但很多人仍然聚集在码头围观。

克罗夫特上将的旗舰就在港口里，“自立号”名义上在他的领导下，瑞雷和劳伦斯已经商议好了，应该由两个人一起向他汇报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们的船只刚一抛锚，旗舰上就升起了“上校到船上报道”的信号旗。劳伦斯和泰米艾尔说了几句话，“记住，你必须待在船上，直到我回来。”他有点焦虑地说。因为尽管泰米艾尔从不曾任性固执不听话，但他很容易被一些新鲜和有趣的事物吸引，离开船只。劳伦斯对于能否约束住他并没有太大的信心，毕竟周围的新世界有那么多新奇的东西可以去探索。“我发誓，等我回来，我们就在整个大陆上空飞翔，你将看到所有你喜欢的东西，同时，韦尔斯先生还会给你带来一些你以前从未见过的美味的新鲜小牛和小羊。”

泰米艾尔叹了口气，但还是点了点头。“好的，不过你要快点，”他说，“我想飞到那些山上去，我只想那些东西。”他看了看站在附近的一队拉四轮马车的马，补充道。那些马好像完全听明白了这些话，焦急地在远处跺着脚。

“噢，不，泰米艾尔，你不能在街上看到什么吃什么，”劳伦斯惊恐地说，“韦尔斯马上就会给你拿来吃的。”他转身看了看第三副官，向他传递了一下紧急的形势，又不确定地看了泰米艾尔最后一眼，走下跳板，和瑞雷一起走了。

克罗夫特上将正不耐烦地等着他们，很明显他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码头混乱的情形。他是一个个子高大、引人注目的人，说他引人注目更多的是因为他脸上一道斜斜的刀疤和固定在左臂上的那只假手，上面用弹簧和钩子安着钢指。就在他被提拔为上将之前不久，由于体重大增，行动不灵便，所以在一次战争中他失去了左臂。两人走进了头等客舱，克罗夫特上将没有站起来，只是板着脸向他们打了个招呼，让他们坐下。

“好的，劳伦斯，你解释一下吧，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处理那个野生动物的。”

“先生，他叫泰米艾尔，不是野生动物，”劳伦斯说道，“3周前的昨天，我们俘虏了一艘法国船‘友谊号’，在船舱里发现了一枚龙蛋。我们的外科医生对龙多少有些了解，他告诉我们它很快就会孵化出来，因此我们有时间作了安排，也就是说，我驾驭了他。”

克罗夫特突然站了起来，斜眼看了看劳伦斯，又看了看瑞雷，然后注意到了制服的变化。“什么，你自己？所以你——上帝，为什么你不让一个少尉候补军官来做这件事情？”他斥责道，

龙感到焦虑，因此他们打开了国库，为泰米艾尔提供充足而稳定的牛羊。泰米艾尔根本不在意饮食的改变，他还在继续长大，无法再待在“自立号”船尾，因为他现在看上去比整条船都长了。劳伦斯花了很少的钱在田野边上买了一个小房子。

当有时间考虑这件事时，他很遗憾自己最终离开了船上的生活，但是对泰米艾尔进行训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给泰米艾尔弄吃的，他必须得到镇上，因此经常遇到瑞雷或其他军官。他在镇上还有许多海军熟人，这样，他很少会孤独地度过夜晚。尽管由于距离太远，晚上他不得不很早就返回小屋，但过得还算舒服。他找了一名叫弗内欧的当地仆人，这个人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但他不会被龙吓倒，并且能够准备合理的早饭和晚饭。

一般来说，白天劳伦斯不在时，泰米艾尔会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睡觉，太阳下山时醒来，吃完晚饭，劳伦斯会坐在外面，在灯光下为泰米艾尔读书。他以前从来不读书，但泰米艾尔对书的兴趣相当浓厚，这本新书讲了很多关于宝石和宝石矿的细节，尽管劳伦斯对这一主题完全不感兴趣，但不能不考虑书给龙带来的快乐。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过这种生活，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因为生活状况的改变而遭罪，泰米艾尔正表现出罕见的良好合作精神。

劳伦斯在一个咖啡馆里停了下来，给爱德华先生写了个便条，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达了想拜访他的愿望。他写上了波多莫尼兹的地址，贴上半克朗邮票，然后让一个军队通信员快速送过去。他当然可以飞过去，这样可以更快些，但他觉着不能草率行事，不提前打招呼就和一条龙一起去拜访别人显然是不恰当的。他可以等，在收到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关于如何报到的

力，可以使他飞起来，在海里时气囊也可以长大，让他浮起来，这样他自然就不怕水了。”

提到气囊，这对于劳伦斯来说又是一条新信息。劳伦斯脑中一下子涌出好些问题，但龙已经过来了，他没有进一步问。“泰米艾尔，这是爱德华·豪先生。”劳伦斯说。

“你好，”泰米艾尔兴致盎然地凝视着观察他的人，“很高兴认识你，你能告诉我，我到底属于什么品种吗？”

对于泰米艾尔的直入主题，爱德华先生看上去并没有特别为难，他鞠了个躬，回答道：“我确实希望能够给你提供一些信息，你愿意在海岸上走一段路吗？或许走到那边的那棵树那里，展开你的翅膀，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你的全部身体结构。”

泰米艾尔欣然同意，开始走起来，爱德华先生观察着他的动作。“嗯，太奇怪了，他抬尾巴的动作一点也不具有典型的特征，劳伦斯，你说在巴西发现了他的蛋吗？”

“关于这个，我恐怕也无法准确地告诉你。”劳伦斯说，他正研究泰米艾尔的尾巴，但看不出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当然他没有真正可以作对比的基础。泰米艾尔走路时，尾巴抬离地面，在空中轻轻甩动着。“我们从俘获的一艘法国军舰上得到了他，这艘船很可能从里约过来，我们在它的一些水桶上看到相关标志，但我也说不出更多东西了。当我们俘获船只时，航海日志已经被扔到了海里，自然，船长也拒绝告诉我们在哪里找到的龙蛋。但是从这艘船航行的长度来看，我敢肯定它不是来自很远的地方。”

“噢，这一点可不敢肯定，”爱德华先生说，“有一些品种的龙蛋要在壳里孵化10多年，但一般平均来说是20个月。老天爷！”

正式接纳。“劳伦斯上校，来自皇家海军。”随后他又补充道，“泰米艾尔的骑士，目前我还没有被解职。你是要去丰沙尔吗？”

“海军？是的，我要去丰沙尔。经过这番自我介绍，我希望你最好也去那里。”詹姆斯说。他长着一张长脸，看上去挺舒服，但听到劳伦斯的回答，他皱了皱眉，这让他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了。“你的龙多大了，你从哪里得到他的？”他问道。

“我从壳里孵出来已经3周零5天了，劳伦斯在一场战争中得到了我。”泰米艾尔抢在劳伦斯之前回答，“你是怎么遇到詹姆斯的？”他问另外一条龙。

沃勒提勒斯眨了眨大大的乳状蓝眼睛，声音洪亮地回答道：“我是被孵出来的！从一枚蛋里！”

“噢。”泰米艾尔不确定地应了一声，然后把头转向了劳伦斯，用吃惊的眼神看了看他。劳伦斯迅速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再开口了。

“先生，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最好等回到地面上后再回答你，”他冷冷地对詹姆斯说，口气有点不容置疑，他不太喜欢这个人的口气，“泰米艾尔和我刚好住在镇外，你不会介意到我们那里去吧？或者我们去你们住的地方？”

詹姆斯吃惊地看了看泰米艾尔，回答劳伦斯的时候，口气明显缓和了许多：“噢，去你们那里吧，等我执行公务，要和几个想送信的人碰面时，我们就没有机会谈了。”

“好吧，我们就在城镇西北方的田野里，”劳伦斯说，“泰米艾尔，在前面带路。”

尽管劳伦斯认为泰米艾尔在暗暗地使劲儿飞着，但灰龙仍然毫不费力地跟上了。很明显沃勒提勒斯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尤其

听到这个消息，詹姆斯就像弗内欧一样目瞪口呆，“你——噢，上帝，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他叫道，不过，他很快平静下来，脱下了皮外套，“但你是怎么发现他的，怎样给他套上龙鞍的呢？”

劳伦斯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询问主人，但他没有计较詹姆斯的说话方式，环境有时会为一些不礼貌提供合理的理由。“我很愿意告诉你，”他把詹姆斯领进起居室说，“事实上，我希望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建议，我应该怎样做？你想喝点茶吗？”

“是的，如果有咖啡就更好了！”詹姆斯说，他把一张椅子拉到火炉旁，坐了下去，四肢放松，双手抱住腿，“该死，坐一会儿真是太美妙了，我们在空中已经待了将近7个小时了。”

“7个小时？那你肯定累坏了，”劳伦斯吃惊地说，“我不知道他们能在高空待这么长时间。”

“噢，我的天呐，我曾经飞行过14个小时，”詹姆斯说，“天气好时，沃勒可以一个小时拍打一次翅膀。”他打了一个大哈欠说：“当然这不是玩笑，不是在海洋的上空。”

弗内欧拿着咖啡和茶走了进来，为两人服务。劳伦斯向詹姆斯简短地介绍了如何得到泰米艾尔以及如何给他套上龙鞍。詹姆斯万分惊奇地听着，边听边喝了5杯咖啡，吃光了满满两盘三明治。

“就像你看到的，我有时对一些事情不知所措。克罗夫特上将给直布罗陀空军师发了一封急件，就我的情况要求作出指示。我相信这封急件是你送的，但我得承认，我非常想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劳伦斯说。

“那你恐怕问错人了，”詹姆斯喝下了第六杯咖啡后，愉快地

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也无法提前告诉你有关训练的情况。我12岁时被分派去送急件，14岁就和沃勒在一起。你将和你可爱的龙参加重要的战斗，但是，”他补充道，“可能你还要再等段时间，我今天晚上要去一下着陆场，到邮政局取上将的急件。如果在明天晚饭前，看到你获得了一个高级军帽，我不会感到吃惊的。”

“请原谅，一个高级的什么？”劳伦斯不得不再次问道。喝了这么多咖啡后，詹姆斯的说话方式渐渐放纵起来。

“高级上校，”詹姆斯咧开嘴笑着说，他摇了摇腿，从大椅子上站了起来，伸展了一下手脚，“你将会成为一名飞行员，我不敢保证不会和别人说这件事情。”

“谢谢你，真是一个慷慨的表扬，”劳伦斯说道，尽管他个人更希望詹姆斯能够努力地忘记这件事，“但你确信要在晚上飞行吗？”

“当然，在这种天气里不能无所事事，咖啡已经让我回过神来了，沃勒吃完一头牛能够到中国飞个来回，”他说，“我们在直布罗陀有更好的休息处，我走了。”说完这些话，他走出起居室，拿起壁橱上的外套，吹着口哨走出了门。劳伦斯感到有点迷惑，犹豫不决，但只是跟着他走了出去，没有再说什么。

沃勒一步跃起，扑向詹姆斯，对着他喋喋不休，兴奋地讲牛和“泰米尔”，他尽最大努力也只能把泰米艾尔的名字叫成这样。詹姆斯拍拍他，爬了上去。“再次谢谢你，如果你到直布罗陀训练的话，希望你能够到我那里飞上几圈。”说完，他挥了挥手，小龙灰色的翅膀急速拍打着，很快消失在黄昏的天空中。

“他非常喜欢吃牛。”不一会儿，泰米艾尔站在劳伦斯身旁，